



征

ZHENG HUN · ZHENG HUN



婚

肖为

征婚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征 婚

肖 为 著

责任编辑：徐胤才

•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

•

198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.5 插页：1

字数：156,000 印数：1—10,400

ISBN7—5404—0342—x

I·270 定价：2.30元

肖为的艺术品

(代序)

谢璞

“人的脑袋应该长在自己的脖子上。”这是肖为重复过多次的主张。

我早就在肖为书房里欣赏过一座头像雕塑，乍看，会以为是个“洋人”，细细端详，还是肖为本人的肖像，那派头真有几分土得可爱的地方。肖为如果扮演洋人，是有条件的。满头萝卜丝卷发，有高耸的山脊鼻梁，颧角高扞，天庭宽敞，对称的颧骨也俨似山陵，眼睛虽然低度近视，一挂上眼镜，再着上西装，打上领带，怕也有点洋味的。不过，他毕竟是喝雪峰山区高寒地带月溪水长大的农家子弟，即使有大学本科文凭，对外国文学也颇有修养，一说起话来，或是进行创作，都脱离不了山的深沉气质，给人一种浓厚的忧患感。他是那种不愿做让人牵着鼻子走的牛，而乐为自由小山雀的文人。《征婚》是他第一部著作，字里行间，透示了作者可喜可亲的人格力量，这里面没有他违心的文字，却展示了他对生活的挚爱。确是一部面对生活敢讲出自己真话的好作品。

早在幼稚的中学时代的肖为，就是个讲真话无顾忌的人。他在政治课讨论会上居然公开指出农村在实行统购统销

时出现的弊端，他认为这会严重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，主张以“订货制”来代替“统购统销”政策。学校当局听了这种“对现实不满的言论”，差一点没把他开除学籍。

“四人帮”倒台前夕，肖为更是为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担忧的人，当时我们都住在“省文艺工作室”的鸡窝型小院子里，他在喝了几杯闷酒之后，竟即兴作了这样一首小诗：寒蝉阵阵催人愁／不是厌夏，不是悲秋／望春还在严冬后／等呀等白头／自然规律尚如此／且宽心，莫焦忧／待到山花烂漫时／还需描春手。

他叹气说：“我相信这一天会到来。”

后来，果然来了，便以《掌声》为题发表了一首热烈欢呼的诗篇。它叫我进一步认识到肖为的人品。

近十年来，肖为在做编辑工作的空隙中，常写点小说。他写的《平淡无奇的故事》很快得到了良好的反馈，社会反响很大，成了他的成名作，思想性及艺术的魅力，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作者以朴实而深刻的笔锋雕塑了一个只能做传声筒县委书记的形象，揭示了中国农村务必改革的实质，那是个用白描手法写出来的新故事，娓娓动听，维妙维肖，没有强加入读者的理念性说教，却艺术地再现了生活的折光，叫人读后无法平静，会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思考：中国农村怎样才能摆脱令人窒息的贫困生活？

《平淡无奇的故事》在读者中获得好评的时候，有一家名望颇高的期刊杂志编辑，还遗憾地去信给肖为，“这样的好作品为什么不给我们呢……”言下之意，要是在那个刊物发表，评奖是有把握的。但肖为不后悔，他至希作品早日与读者见面，与其为了“登龙门”眼巴巴等上两年，还不如在一家从速

发表的刊物上发表痛快。

“我写作，不是无为的，我办任何事情都图达到一个目的。我写作就是为和我的读者上帝心灵对话。我做编辑，写小说，不仅把文学看成职业，更是把它当成一种事业。如果为了混饭吃，也就用不着自作自受爬格子了。”早在1982年秋，肖为同我一起赴广州参加《花城》笔会的旅途中，他就同我这样披露过内心话。后来，他发表在《花城》的力作《不能改正的错误》及《征婚》，都证实了他自己的主张：“为改善人生、改善社会而作。”这确是难能可贵的品格。他不是个玩文学的人，而且一向深恶痛绝种种脱离人民大众、自视高雅超人的现象，他心里有话总是藏不住的：

——蔑视上帝（读者）的作者正如不注意市场需要的企业一样，总有一天会混不下去的。

——你既然是写给少数人看的，又何必拿出来出版呢？只要手抄几本，或打印数十百把份给少数人去欣赏就行了，以免浪费国家的人力和物力。

甚至不客气地说：“国家只能把你这个作家养得胖胖的，却不能维护你的作品……长命百岁。”

肖为作品最大的特色，能真实地反映今日之现实生活，他讨厌无病呻吟，也讨厌戴着黑眼镜把生气勃勃的生活看成一片漆黑，他不相信“文以载道”的作品都是“过时的废黄历”。例如《奇怪的平均值》、《征婚》等，就因为它们是真善之美的雕塑体，让人们得到审美理想满足的同时，也得到了人生的启迪，种种诚实的灵魂在他笔下是闪耀阳光的色彩，种种腐朽的灵魂，均得到有力的鞭答，肖为在每篇作品里都“注射”了一种健康的感情，从不姑息人性、人情中的丑劣。他的故

事，人物，并不是另一颗星球上荒诞的虚构，而是围绕今天转动的问题，果戈里说过：“相信我，不管出版什么样的艺术品，如果里面没有今天社会围绕着转动的那些问题，如果里面不写出我们今天需要的人物来，它在今天就不会有任何影响。”大概肖为也是很重视这一段名言的，所以他从不闻时髦之风而经常写些迎合别人口味的“谋生之作”，却热衷于倾吐自己切切的爱憎。更不难看出，他是希望出一臂之力把尘世的污垢冲洗干净的。他这种有为，在我们今天，也许提倡一下不是多余的。我相信以文会友的肖为抛出《征婚》来，会得到更多的读者朋友。肖为的艺术品，自然有它客观存在的艺术魅力。

我作为朋友，至希肖为以更多更美的有为艺术品来影响创造春天的读者，只要坚持真诚的奉献，并以更开阔的视野来描绘今日足可产生史诗的现实，那么肖为这颗能独立思考的头颅，会唱出更无愧于时代的阳光之美来，诗人纪伯伦说得好：“如果你歌颂美，即使你是在沙漠的中心，你也会有听众。”一切没有经过自己头脑哼出的嗡嗡之声，都是没有出路的。为改善人生改善社会的艺术，自有它常青常绿的生命。

目 录

征婚	1
平淡无奇的故事	62
不能改正的错误	82
反省	134
老马队长	148
觉悟	161
找到了金钥匙	167
不是悲剧，也不是喜剧	176
夜，彩色的夜……	191
交杯酒喝过之后	202
奇怪的平均值	217

征 婚

不要认为这是胡扯，我以人格担保：这是千真万确的实事！我认为它有点意思，才真实地把它记录下来。如果你们——尊敬的读者，却不能从中发现点什么，那我只好向壁哭泣了。

引 子

林素已三十六岁了，还没找到对象。父母、兄弟、亲友和同事们都为他急死了，纷纷劝告他：别这么挑三选四的了，随便找个吧！他一听这些话，就厌烦：“算啦！算啦！别向我念经了！不是我理想的那种人，我是绝对爱不起来的。”

“你理想的那种人到哪儿去找呀？”知情人总这样泼他的冷水：“太‘土’的，你不喜欢；太‘洋’的，你也不喜欢。太胖的，你不要；太瘦的，你也不要。还要具有古典美：外表清秀、丰满，举止文静、端庄；性格温柔、贤慧、腼腆……嗨，让雕塑家给你雕塑一个吧！”

“我就不信现在没有这样的女性了。”他常常激动得跳起

来。接着，就自行泄气了：“只是……只是难碰到啊！”

“是呀！”劝告的人马上顶上去说：“即使有，也是‘古生物’了，你知道它躲在哪片原始森林中？”

还是挚友可贵！能全心全意为你分忧解难。林素有位老友，叫孙如一，在外贸局工作，最近，刚从国外订货回来。两人一见面，孙如一就催促他：要赶快采取措施，守株待兔是不行的！接着便给他出了个主意：要他化名在市报上登一则征婚启事。孙如一主动担当联系人和高参。

这样，既可招徕应征者，扩大选择范围，又能顾全面子，林素自然同意。两人当即拟定了一则征婚启事，送到报社去。没两天，便见报了。

这则启事，引起了一场奇妙的争夺战，是毫不足怪的。因为征婚人确有许多令人钦羡的条件：一、大学生。经过拨乱反正，知识和知识分子都开始为社会所重视。二、在电视台工作（为了不暴露征婚人，在征婚启事上只含糊地写为“在省直机关工作”）。“铁饭碗”虽在报纸上被抨击过，但人们还是对它有好感的；有了的，谁也不想丢掉；没有的，还想获得。三、长得英俊。在征婚启事上不好自吹自擂，没这么写，只写了“身高一米七二，五官端正”。但会琢磨字眼的人，自然会想象到的。四、高干子弟。这点，孙如一主张写到征婚启事上去。因为现在有不少大姑娘对高干子弟垂涎三尺，这一点诱惑力很大。但林素却讳莫如深，坚决不让写上去。因为他虽是高干子弟，却一贯鄙视那些不思自立、专靠门庭庇荫、鬼混胡闹的“八旗子弟”。他认为写上这一点，是对自己的侮辱。孙如一也只好作罢了。虽然没写上这一点，但并不等于这个条件就不存在了。至于年龄稍微大一点，又

有什么关系呢？不少人都会这么考虑：男女双方年龄相仿，也不能确保同生同死，相差悬殊一点，也不见得年纪大的就一定先死去。世上有活到一百多岁的长寿老人，也有短命鬼啊！

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：林素是不少父母都愿意要的乘龙快婿，不少姑娘求之不得的如意郎君！

阵 容 简 介

征婚信息一透露，立刻引起了全城待嫁的大姑娘和有大姑娘待嫁的父母们的注意。只是：有些刚一自我权衡，就弃权了；有些稍一接触，就退兵了。争夺最激烈的是下列四方：

A方：徐新莹，三十三岁。有几分姿色，但已徐娘半老；虽风韵犹存，岁月却无情地在她的眼角和额头上留下了它的足迹。但由于保养得好，仍是白胖白胖的，只要勤涂点珍珠霜，就可以把那些细细的沟壑填平，无伤大雅。况且，她父亲徐奔是省委宣传部的部长，与林素正好门户相对。可谓是实力最雄厚的一方。

B方：向西月。三十岁。麓山大学著名教授向东斋的千金。向东斋是个典型的老知识分子，正直，清高，很少与人交往。他的生活天地，就是从书斋到课堂，从课堂到书斋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连崽女的事情都不过问。不是他的挚友，任何客人到来，他都只点头打下招呼，便又缩进书斋去了。他的书斋，连妻子儿女都不轻易进去的。而向西月却一点也没接受父亲的遗传，从外表、举止，到个性，都完完全全像个西方女性。与A方比较，实力似乎不相上下；向西月的脸

相——额头较突出，眼窝较深，有点象苏小妹——虽然没有徐新莹好看，但风度不凡，且年轻三岁，家父向东斋虽没徐奔权力大，但声望昭著，桃李满天下。

C方：陈雪梅，二十八岁。家父是个迂夫子，只会哼几句古诗，毫无别的生活能力。一九五七年因写了这样一首诗“红白茶花同院放，两般颜色一般香。只因户主胸襟阔，装点寒舍似天堂”被打成右派。现在虽已改正，但不过是九九归原，仍教中学。陈雪梅一直没受过父亲的庇荫，只受过父亲的连累：政治上受歧视，世情上遭冷眼。她为了求生存和发展，初中没念完，就一边卖冰棒，一边自学俄语。到她父亲落实政策时，她居然能翻译作品出版了。现在不少报刊都把她作为自学成才的典型加以宣传，是个小小的名人儿！也不可小看她。

D方：杨水仙，二十六岁。美艳，时髦，极富诱惑力。家父杨实堂是个体户，过去因搞投机倒把劳改过，现在却成了富翁了，据传：仅银行里存款就有三十多万。这也令人垂涎！按市面上行情估计：她取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

究竟谁胜谁负？难以预料，还是看事态的发展吧！

A方迂回包围

一幢两层楼的小巧房子，掩映在堆翠笼烟的绿荫之中。外面是“夕阳无限好”，房里却到“华灯初上时”。徐部长不愧在部队里棒打过，第一个吃完了晚饭，坐在客厅沙发上小憩着。保姆立即放下碗筷跟过来，给他泡了一杯茶，搁在茶几上，然后又拿来当天的报纸，放在旁边，再转身去吃饭。

徐部长照例先翻翻《人民日报》，然后再浏览省报和市报。翻着翻着，忽然发现市报上登着一则征婚启事，眼睛一亮，便仔细地看了起来。他虽然每天操劳的都是政治上的大事情，但他毕竟也是人呀！怎么能不关心女儿的婚事呢？更何况女儿是因为自己被打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，迟迟得不到解放，而影响了终身大事的；他女儿不是没有条件找个好对象，而是已经找了好对象，后因她入了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的行列中，人家怕受株连，才把她甩了。从此，她心灰意冷，以至一误再误，成了“积压物资”。徐部长怎么能不急呢？他看完启事，觉得那位名叫扬帆的条件还适当，忙喊女儿过来。

这时，徐新莹已吃完饭、洗过脸了，正在自己的卧室里，对着穿衣镜往脸上擦珍珠霜。镜里立着一个高挑、丰满的身影，腰圆腿直，两肩如削，面如满月，一条乌黑的大辫子直拖到胯骨间，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着。她一听父亲在叫，便“笃笃笃”地走过去。徐部长顺手将市报递给她，指着一处说：“唔，你看看这个！”

徐新莹见父亲指的是一则征婚启事，立即将报纸一甩：“哟，你怎么不把我拉到街上去拍卖呀！”

“看你这德行，哪象个姑娘！”徐部长微带责备地说。

“怎么啦？姑娘不是人，是等外品！是石头！是杆面杖……只有你们男人怎么都可以。”徐新莹越发风风火火地说：“你是这个意思吗？”

母亲见父女俩顶起嘴来，忙赶过来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怎么？做交易呗！”徐新莹不屑同他们再啰嗦，独自回卧室去了。

徐部长默默地捡起那张报纸，递给老伴。做母亲的知道是怎么回事后，立即追到女儿卧室里：“死丫头，别犟啦！我看条件还不错，又不要你去丢人现眼，让你爸爸想个办法，把他弄到家里来，给你相相。你若中意，只要点下头，你爸爸就设法把他弄到你面前来，不就可以自自然然地接触了吗，这和自由恋爱有什么区别呢？”

“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！”徐新莹不耐烦了，辫子一甩，便哼着流行歌曲，一蹦一跳地出去了。

第二天刚上班，徐部长便坐着小轿车进了市报社大院。部长光临，报社的大小领导自然都会涌出办公室来接驾的，前呼后拥地进了一间小会议室，将大半圈藤沙发都坐满了。立即有工作人员给每个领导都泡了茶。忙过一阵之后，报社领导们都洗耳恭听部长作指示。

“市报办得不错嘛！”徐部长很随便地说：“我看比省报办得生动、活泼些，内容也广泛些，唔，什么都有，这样，群众爱看些……”

报社领导一个个都面露喜色了，但都抢着表示谦虚说：

“哪里，哪里，省报是我们的老大哥啊！”

“省报博大精深，我们哪能比。”

“省报是吹大号的，我们只能吹吹小号，配合配合。”

……

“当然，任务是有些不同。”徐部长自然会掌握分寸，不会过分贬省报，抬市报的，“比如，省报就不便登征婚启事一类的东西。”他这么说着很自然地接近了他此行的目的，“我这么说，并不是说登征婚启事不重要，这也是关心青年一代嘛！这红娘要人做啊！”

报社领导便就汤下面，汇报他们自登征婚启事以来，解决了多少对青年男女的婚姻问题。

“是嘛！没人做这项工作，还不好办哩！不少老青年、大姑娘为这事很苦恼，人各一方，没办法接触，各自‘珠老匣中’，是大问题，不是小问题。市报在这方面做了好事！”徐部长喝了一口茶，品味了一下，接着指出问题了，“不过，最好动员登征婚启事的人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，不要用什么化名，又不是搞地下工作，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化名反而效果不好。比如，昨天登的那则征婚启事，一看‘扬帆’这个名字，别人就知道是化名，百家姓上哪有姓提手‘扬’的呢（实际上真有此姓，他不知道）？这样，人家就会产生不信任感……”

报社领导立即就化名的问题议论开了。徐部长从大家的七嘴八舌中得知：扬帆就是省电视台的编剧林素。目的达到，下面的谈话就可以海阔天空地自由驰骋了。

闲聊了一会（地位高的人，闲话自然也是指示），徐部长便一溜烟回去了。

一回到家里，他便给电视台的一把手打开了电话：“喂喂，老朱吗？……我是徐奔……唔，我想了解一下林素的情况……哦，表现不错；那家庭情况怎么样呀？……哟，还是林子厚的大公子。这样的人是应当考虑重用，考虑培养嘛。喂，你要他下午来一下，我想同他当面谈谈……”

部长亲自询问一个一般干部的情况，并亲自召见，这就说明问题了。电视台哪敢怠慢，一把手立即吩咐办公室主任：下午安排车子，送林素到徐部长那儿去。

下午一上班，一辆银白色的小轿车就风驰电掣一般开进

了省委大院，停在那幢小巧的房子前面。林素下车后，向司机道了一声谢，就大大方方地走进小楼去了（他是见过场面的人，一点也不怕官）。

自然，林素是认识徐部长的（听过他不少报告），徐部长却不认识他。林素敲开门，问保姆：“请问，徐部长在家吗？”

保姆上下打量着他，判断着他的身分，今天，徐部长却意外地主动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了，庄重而又和蔼地答话：“你是林素同志吗？”

林素不亢不卑地接言：“是的！徐部长，您找我？”

“来来来，里面坐！”徐部长又热情了几分，马上对着女儿的卧室喊道：“新莹，倒茶来！”

保姆被打入五里雾中了：哎，这是什么贵客呀！过去来客，都是叫她倒茶，她有点不知所从了。

徐新莹今天下午是被母亲好说歹说强留在家里不去文艺处上班的。听到父亲喊她，母女俩都走了出来。但且慢，要想喝她亲手倒的茶，还得看是哪样的人才行。母女俩都跟着进了徐部长的办公室。

这是怎么一回事呀？林素看看徐部长，又瞟了瞟这母女俩。他立即被徐新莹的外表吸引住了。那满月似的脸庞，那高挑丰满的身材，长长的大辫子……都属他喜欢的那种类型。徐新莹对他投来的目光，一点也不回避，大胆地同他对视着，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的，好象在说：“你喜欢吗？你羡慕吗？”

林素有点受不住了，回过头去望着徐部长。徐部长这才说：“小林，你父亲还好吗？”

“老样子。”林素回答说，“您认识老头子？”

徐部长朗朗地笑起来，以手指指徐新莹和林素：“瞧！你们这班人啦，都是这种口气……”

“怎么啦？”徐新莹用揶揄的口气说：“还不承认自己是老头子，还想风流？”

“放肆！”徐部长瞪了女儿一眼说，“还不倒茶来。”

“哼！”徐新莹嘴一嘟，“说不赢，就要官腔，吓老百姓去吧！”说着出去了。她母亲又着意看了林素几眼，也跟着出去了。

林素心里很不是滋味：有些迷惘，有些遗憾，有点怅然，有点悲凉……

徐部长又重开话题说：“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”

“中山。”

“哦，不错，重点大学……”徐部长点点头，品味着说。

这时，徐新莹泡好一杯咖啡，端来了，往林素身旁的茶几上一放：“重点大学也不能把蠢才变成人才啊！你说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就是实例！”林素瞟了瞟杯子，看得出：自己受到了特殊待遇。他却连声“谢谢”都没道。

徐部长知道女儿任性，怕她再说出不礼貌的话来，只好把她支开：“新莹，你去忙你的吧，我要同小林说点事。”

“别作古正经的。”徐新莹一甩辫子，“我才懒得听哩。”然后哼着“请到天涯海角来……”一蹦一跳地出去了。

林素不由得微微皱了皱眉头。

徐部长开始着重考察林素，后来又着重留意女儿的反映，没有注意到林素刚才的皱眉，便在心里得出两个人都好象有些意思的结论，说：“小林，过去我们对你关心得很不够。你父亲也没给我打个招呼，我现在才知道你是林老的公